

回家的路

◆(新区)杜海江

在外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按说早已习惯了在异乡的漂泊,却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对家人的思念。

思念是一种爱,有爱才会有思念。家是爱的归宿,不论漂泊多久、多远,心里的这份爱是游子永远的牵挂。

记得离开家乡时,从农村来到了繁华的城市,对我来说,什么都觉得新鲜,看着城市里的高

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我庆幸自己终于逃脱了母亲的唠叨和父亲的严厉,一时并不想家了。但随着时日渐长,我越来越怀念家的温暖,饭菜也不对口味,特别想念母亲做的手擀面。

前些年,电话在家乡是极少的,每次往家里打电话,父母要跑很远的路去接。每当听见电话那端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总是忘了早已打好的腹稿,只说几句

“家里还好吗”之类的话就匆忙挂断了,可放下电话才悟到,世上最刻骨铭心的思念总是无须太多话语的。

不知不觉,我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14年,我有了自己的家,但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却有增无减。有时,思念就像一阵风,在你最不经意时悄然拂过心头,荡起一阵涟漪,又悄然平静下来。小时候,父母为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辛苦操劳,我总会说:“爹、娘,等我长大了,会好好孝敬你们!”那时,父母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现在我长大了,

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很难有时间回去看望父母,儿时的诺言始终不曾兑现,每次我都对自己说:等忙过这一阵吧……

现在每次回到家,父母除了欣慰、高兴,从未提及过我儿时的诺言。看着他们日渐苍老的面庞和满头白发,一种难以言表的愧疚在心里弥漫。

身在异乡,思乡是我梦中永恒的主题。每当失意时、疲惫时,总是会想起父母,想起家。是的,无论走到哪里,走多远,游子心中总有一条回家的路,那条路叫思念。



谷穗黄了

◆(新区)贾振君

父亲一生对谷子偏爱有加,每年都要种上三四亩,甚至不惜占用棉花、花生、玉米的田地。

春天,布谷鸟才啼过头遍,父亲便按捺不住了,天刚亮就把我唤醒,一同朝田野走去。我在前头牵着骡子,父亲扶着木楼跟在后面,弯曲着腰身气喘吁吁,双手不停左右摇摆,还不时抬头瞄瞄远方,木楼在父亲身后留下一道深深浅浅的沟,远远望去,如同尺子画出一条线。

日头渐渐升高了,远山从薄雾中显现出轮廓。我们终于耩完了一块地,我把耩铧翻起的松土压实,父亲则蹲下吸一袋烟,也让骡子落落汗。父亲还不时刨开土层,瞧瞧谷种播得匀不匀,看看墒情,遇到坚实的土块,他会用手细细地捏碎。收工时,他会站在地头久久凝视着土地。

不出几日,一垄垄谷苗破土而出,无论是村西的旱地,还是村东的水浇地,都出得满苗。“稠谷稀麦坑死人”,谷子必须间苗,间苗时既可以用锄头铲,也可以用手拔,但那样太窝工,而用锄头间苗是锄地当中难度最大、技巧最多的一种。父亲是种地的好把式,这当然难不倒他,他步法稳健,锄头在他手里犹如书家手中的笔杆那般灵巧,不仅速度快,而且锄头过处疏密有致。我反复练习却不得要领,最后只好蹲着用手揪,累得腰酸腿疼。望着谷苗单薄、孱弱的样子,叫人好生可怜,担心它能否抗得住狂风、干旱,怀疑它能否在秋后吐出穗头。父亲并不在乎这些,他说:“谷子的命是很强的。”

择苗后,依谷子的长势,还要深锄和浅锄各两遍,俗话说:“叉头上有火,锄头上有水。”深锄既能防止土壤中的水分流失,又有利于谷子扎根。浅锄则是为了铲掉与谷子争水争肥的杂草,可别小看了这些杂草,它们是谷子生长的天敌,留个毛

根儿,遇到阴雨天它就会疯长起来。过去对付杂草最好的办法,就是正午时刻顶着炎炎烈日收拾它,近乎与之同归于尽,不曾晒掉过两层皮的人是承受不住的。

劳动间隙,父亲会讲一些亲历的往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地里能吃的东西都吃了,甚至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我们家里几十口人饿得已经走不动了。生死关头,是我一位远方的舅爷步行了几十里路送来一斗救命的谷子,才使全家人熬过了那个青黄不接的漫长春天。我忽然想到,也许正因为这段经历,父亲才老念叨一句话:“只要有谷子,什么都不怕。”

谷子沐浴着夏阳,吮吸着秋露,一天天生着,才一个多月,谷子已经把谷地掩得严严实实,叶子肥厚丰腴,谷秆也变得壮实挺拔,穗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的谷地已是满眼青翠,风起时掀起层层谷浪,把谷子的馨香送到十里八乡。

又是一个好年景,每个人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料,夜里突然起风了,这是一场罕见的龙卷风,刮歪了树木,折断了枝丫,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人们都冲向地里,果然,一片片玉米和高粱全倒下了,只有谷子依旧不肯低下高贵的头,成片的谷子依然那么整齐,那么精神,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开镰的日子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天上还是满天星斗,院子里已经响起了父亲霍霍的磨镰声。在谷地里,全家人展开了竞赛,看谁割得又快又净,哗哗声,镰刀声此起彼伏,粗犷雄浑,尽管汗水湿透了衣服,尽管腰身越来越酸疼,可我们却不感到累。母亲来送饭了,绿豆米汤和小米煎饼,是我最爱吃的食物。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也露出了少见的微笑,谷地里到处弥漫着新谷子和饭菜的清香……

又见炊烟

◆(鹤山区)徐昕

身处繁华的城市,却抑制不住对家乡的思念。我离开农村老家20年了,儿时的记忆不时萦绕在脑海。

清明节时,走过千里,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故乡。家乡的清晨很安静,鸡鸣也打搅不了温暖的梦乡。远远望去,又见炊烟袅袅升起,不禁想起儿时的伙伴,便想去找他们叙叙往事,可多数儿

时的伙伴为了生计,纷纷打工去了他乡。

我心彷徨,真想回到那无忧无虑的纯真童年,远离成长的烦恼和生存的压力,自由描绘心中的梦想;我心彷徨,好想回到可爱的故乡,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尽情享受这里的宁静。又见炊烟升起,我仿佛找到了快乐之源……



秋鸣(中国画) 端木晓东画

这是雨季

◆(山城区)赵炜炜

这是雨季
打碎的镜子都在路上
不要只照自己生动的脸
不要只穿咖啡色的风衣
头顶
古老的铜钟敲响
海期待老船
风沉默陆地

山上的蘑菇
移动斑马线
一个寓言住进安全岛
往事爬在红豆树上
不再下来

潮湿成鸟声
葡萄酒骚动玻璃杯
敲响舞厅门
门很理智
邮筒生长大片绿叶
光着脚丫走近
滚铁环的孩子
夜里的思绪
成捆装进麻袋
散乱成诗

不要等太阳
太阳正坐在那条船上
月亮寻找小兔子于远山
青草被谁刈了呢

这是雨季
天空的湖泊
淹没整个城市

和谐·奥运·盛世

◆(鹤山区)徐昕

奥运圣火烈烈旺,
神州十亿齐欢唱;
喜逢盛世精神爽,
共奏和谐奔小康。

演讲

◆(新区)于航

来到大学报到第一天,晚饭后通知到教室开会。我提前来到教室,想看看新同学的新面孔。

几分钟后,一男一女走上讲台,两人分别自我介绍后,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助理班主任。老师们依次讲话后,助理班主任宣布了班委会竞聘程序,听完大家鸦雀无声。突然,有一位男同学举手示意,他走上讲台,操着一口南方普通话发表了自己的竞聘演讲,接下来先后有十几名同学上台参加了竞聘演讲。

张冠李戴(外一篇)

◆(鹤山区)金波

单位领导派我去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工作,此前领导一再叮嘱我,要找左主任和游主任汇报。左主任是矮个子,略瘦;游主任是高个子,略白,要我千万别弄错了。我听了感到好笑:一左一右(游),有意思。

没想到,一路上只想着“一左一游”可笑了,竟把两位主任的相貌特征完全搞反了,见到高个子、略白的游主任,我喊成了左主任,见到矮个子、略瘦的左主任,我喊成了游主任。因为两位主任不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当时也没人给我纠正,我就左主任、游主任短地称呼他们,直到把工作汇报完了,左主任才郑重给予纠正:“小金同志,我姓左,这位才是游主任,以后要记清楚啊!”当时听了,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回去的路上,我不再觉得“一左一游”可笑了,取而代之的是尴尬和内疚。自己真是太笨了,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正想着,突然有人拍我肩膀,扭头一看,原来是前几天找我开过介绍信的一名基层干部,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热情地冲我打招呼:“殷科

听着他们充满自信的演讲,我暗自佩服他们的勇气。此时我期待能有一位河南老乡站出来与他们一决高下,但是没有。想到这里,不等台上的那位同学走下讲台,我就边举手边起身直奔讲台。

站定后,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不紧不慢地开始了演讲。我说:“来自河南,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很高兴能和大家相聚在这里,一起度过美好的四年大学生

活。作为吃苦耐劳的中原人,我个头高,所以班里的力气活儿我全包了,比如擦黑板,我能擦到顶。”讲到这里,下面哄堂大笑。

我接着说:“再者,河南话是普通语的母语,我说话大家都能听懂。还有,河南人非常友善,不怕吃亏。我相信,如果大家选我进班委会,不管干什么,我保证让大家满意。”说完,我向大家深深鞠躬。

我在一片掌声中回到了座位上。看得出来,同学们对我这个河南人还是非常友好和欢迎的,我感到幸福和满足。

我真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老李终于看完了报纸,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走远了,立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厕所。刚进厕所,不小心和一个人撞了个正着,我正要说对不起,只听见那熟悉的声音又来了:“金科长,你也上厕所呀……”

我疯了!

“送送你”

早上因为起得晚,在路边小摊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匆匆忙忙赶到了单位。在办公室还未坐定,肚子就不舒服起来。一定是早餐有问题!我也顾不上多想,一会儿就跑了两趟厕所。

当我第三次起身时,赶上基层的老李来送报表。老李这人素来话多,一张简单的报表他说个没完,我以最快的速度审完了他送来的报表,可他那张嘴还在一张一合地说个不停。内急之下,我说:“老李,报表审过了,没问题,走,我送送你。”我客气地向老李下了“逐客令”,心想这老李总该走人了吧,谁知这老李是个实在人,我刚要起身,他一把握住了我,说:“金科长,你千万别客气,我又不是第一次来,还送啥送,你就在这里坐着,我在这里看会儿报纸再走。”天哪!当时

